

目 录

一、湟源绅商李耀庭生平.....	贺 勋.....1
1. “这娃不简单。”	1
2. 投靠权门。	3
3. 积极参与马麒的“倒廉”活动。	4
4. 利用权宦、大发其财。	6
5. 广设商号、扩大经营。	8
6. 处心积虑、建立私人武装。	10
7. 组织民团。	12
8. 为青藏边界奔走。	14
9. 慷慨解囊、捐资兴学。	15
10. 不避艰险、为民清命。	17
11. 蛋也在窝里臭。	20
12. 小结语。	23

湟源绅商李耀庭生平

贺 勋

一：“这娃不简单”。

清、同治年间，中国的西北高原，正是刀光剑影，战火纷飞；死伤枕籍，哀鸿遍野的年代。其时距西宁仅有五十二公里的湟源县境。（时名丹噶尔城），却陷于由回众首领马永三[；]会合陕西白彦虎部众约两万余名[；]团团包围之中，四面夹击，并分兵攻打西乡七堡，民众扶老携幼，纷纷逃难。而于此时此刻却在城西五里地的李大村，生下了一个以后影响湟源、西宁、甚至全省的孩子，小名叫“承德子”，他就是本文表述的主角李耀庭。

李耀庭，字献臣，青海省湟源县李大村人，生于一八六八年，即清、同治丙辰七年，生肖龙。原居李大村小南庄，生不逢年。家境极为贫苦。无田无屋，母为农妇，吃苦耐劳，父为老实农民，一生笃信佛教，平素手捻念珠，默诵“唵嘛呢叭弥”经咒，全村老小男女，称之为“嘛呢阿爸”，与世无争，乐天知命。故在李耀庭的童年时代，既谈不上学校教育，也谈不上美好回忆，只不过是上顿、没下顿的吊命生活而已。至一八七八年（光绪十四年）。其父母先后去世，伶仃孤苦，无依无靠。以“刁郎”为

生，初步学习藏语，后经人介绍，于十四岁那年，在丹噶尔城内乾泰永商号当伙计，艰难玉成，发奋自学，两三年内即能记帐核算。遂又转到米舍力娃家当先生，先是管帐管钱，后见他精通藏语，长于经营，乃使其领本到牧区经商。所谓“舍力娃”系一藏语，意谓“松潘、茂州的商人”。当时米舍力娃家有个柳掌櫃，全盤经营生意，看见李耀庭年轻有为，精敏强干，而且见识宏远，言辞流利。故云：“这娃不简单，是平地里的杆子，不是我们用的人。”从此格外青眼，而李耀庭亦从此扶摇直上。不数年之间，即誉满环海。果然不出柳掌櫃所料。李耀庭俱有声望后，即脱离米舍力娃商号，自起炉灶，经营蒙藏皮毛生意。至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时，李耀庭已成为丹噶尔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丹噶尔以地处海藏咽喉，是内地货物与蒙藏产品的集散地，商贸云集，贸易兴旺，尤以皮毛生意为大宗，货源充足，利润丰厚，遂在李耀庭倡仪下，建立歇家行业，并正式向甘督府备案领照，扫清从古相沿的混乱情况，此次仅请求歇家备案中列一名字。即须向负责发起申请者交费，至少也得百数十元不等，结果决定为四十八家，为按在白银数千两之多，所谓歇家，其任务系划分各自营业蒙藏地区，评议皮毛价格，存放牧民畜产品，

代理买卖货物，圈养牧民运输牲畜，代办牧民食宿。尤其在英、美、俄、德、法、土等资本主义国家商人，不辞远洋万里，前来丹噶尔开设洋行之时，皮毛之价大涨，而李耀庭牛耳在握，遂骤然成为丹噶尔首富。

二：投靠权门

清代末年，南草北拳，洋人侵凌，内地尚无能统辖，边远之西北，则更渺茫莫及，到处兵燹频仍，无有宁日，而河州马氏家族，遂于此时期崛起，李耀庭感到虽有家资百万，亦难保兵燹之一炬，审时度势，以为保全之法，在于依靠地方军阀势力。因此逐渐向马氏家族靠拢，在详细斟酌，周密考虑之后，以为马氏家族中马福祥从北京回归西北，带有八旗兵二千余人，职居总兵，在甘肃、宁夏等地，实力突出，甚为活跃，遂倾心结交，多方资助，并不时来往于甘、青、宁之间，时欲军界相勾结。

一九一一年清室被亡，民国成立，马福祥为青海办事长官兼西宁总兵，李耀庭乘机在西宁新立商号，名为德兴成，时收资六万银元，经营为唐吉亭，扩大经营，已远至西藏、沿海等地区，并为马福祥奔走效劳，以期取得保护而从中得利。

民国虽已成立，但青海地方建制，仍如清末，西宁镇、西宁府及青海办事大臣，三权并存，而又隶属于北洋官僚集团，

一九一三年时，青海办事大臣为钦差廉兴，主祭青海，马福祥靠边，陪祭亦不可得，李耀庭政治嗅觉灵敏，知道马福祥在青海徒有其名，实无前途可言。遂欲投靠于马麒名下，时马麒通过甘督张广建，向北洋首领袁世凯表示“拥戴”之情，袁遂加封马麒为五等爵位，一等车骑都尉世职，并赐以将军及文虎章等，于是权势煊赫炙手可热。马麒表面上与青海办事大臣廉兴交往，陪祭青海，但心怀叵测，亟欲清除，李耀庭见机生情，密约再三，觉得欲在青海有所作为，则非拉拢马麒不可，马麒亦以为马氏势力欲渗透青海，则非争取青海牧区蒙古头人别无出路，而争取之法，则必利用熟悉青海牧区情况而又具有一定资望和财富之人氏不可，两厢情愿，一拍即合，从此李耀庭则经常出入于马麒府第而为马氏座上之客。

三、积极参与马麒的“倒廉”活动。

一九一三年时，马麒初步取得进入青海范围的势力职位，先后被任为西宁镇总兵官及青海蒙番宣慰使，驻于西宁，经常派遣李耀庭以祭海会盟等形式，结交蒙旗各盟长和藏族王公千百户，为马麒进一步控制青海，制造舆论，创建社会基础。但原任清末西宁知府现又继续踞踞青海办事大臣职务的廉兴，和新任青海办事长官马福祥、尾大不掉，诸多掣肘，而廉兴又包庇清末陕西巡抚升允，聚居西宁河北朝阳，日夜筹划，阴谋颠覆民国，原有兵

员五百人，又增招五百人，私开“皮毛公估局”，以筹军费企图复辟，此举不仅犯马麒之忌，亦系李耀庭身受其害，深恶痛绝。马麒遂派李耀庭深入青海牧区，四处游说，联合蒙藏盟旗王公千百户和青海蒙古左翼盟长林沁旺吾勒本人。分别赴兰州控告廉兴，其案由口径，均由李耀庭分别煽动，于是一场“倒廉”运动，在马麒幕后操纵由王公千百户和李耀庭出面的情况下，正式演出。

“倒廉”运动中，李耀庭对海南、海北及东科尔、扎陵寺一代蒙藏头面人物进行了宣传鼓动，为了加强其力量，又与湟源上胡丹度藏民丹增（系藏民团勇队长，后与李耀庭内哄畏罪自杀。）联名上书控告廉兴，其内容为“廉兴系清朝遗孽，作恶多端；窝藏匪类，私招军队，筹措武器，匿谋不轨”。呈文经马麒过目，各加赞誉，并转呈甘督张广建直达北京政府，北京亦感到廉兴油尽灯灭，毋庸再事支持，于是密令马麒就地锁拿，押赴兰州，经多方会审，以事实确凿，逆谋已露，遂在狱绞绝，并报请北京政府，将青海办事长官衙门裁撤，此举不仅打倒了廉兴，而且抹掉了马福祥的青海办事长官一职。为了事权归一，马麒的西宁镇守使升格为“甘边宁海镇守使”，至此，实现了军政合一，结束了清朝一百多年来实行的西宁镇、西宁

局、青海办事大臣的三权分立制度，从而奠定了马麒独霸青海的局面。

在“倒康”事件中，李耀庭扮演了积极的、灵活的而又忠诚于马麒的角色，当马麒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曾大宴群僚宾客，在论功行赏时，对李耀庭的计谋忠诚、倍加褒扬，且一一介绍给在筵达官群僚，从此李耀庭由一商人而骤露头角于青海政坛之上。马麒小李耀庭一岁，就顺口称为“大哥”，而李耀庭亦居之不疑，面称马麒为“阁臣”（马麒字名）。

四：利用权宦、大发其财。

马麒既已夺得青海军政全权，对其有功的这位“把兄”，格外垂青，多方照顾。首先授以青海全省肥缺之一，“湟源粮茶局”局长之职，湟源系牧区蒙藏贸易的重镇，百数年来，民康物阜，盈实之家，比比皆是。而商旅往来，尤其频繁，每年所征税，数额巨大，即省垣西宁，亦难与美比，同时实行定额承包协议应解交省税外，其余归为私有，李耀庭得此美差，喜出往外，因为除了正税，余额尚有可得每年约五六万元白洋，李耀庭当了三年局长，收入不下十余万元，此外，对自己的商业活动，如走西藏交易，运出大批藏货及英印物资及国际工业品和西藏珍贵衣物药品珠宝。又向天津批发皮毛骨角药物，购

回内地日用商品等。其出边生意税款，则可完全免除，经营中大大增强了竞争能力，也增加了商品利润，一举两得，其乐可知。

在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青海牧区水草丰美牛羊繁息，为近数十年未有之丰年，马麒为答谢前功，将青海全省牧区“草头税”，（即按牲畜头数，一年的一次税，数量甚大，为青海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一次承包给李耀庭，当时协议承包额为银元三十万枚，征缴中途，李耀庭则借口费用浩大，用人孔多，部分地方尚有灾情等故，要求减为二十万枚，马麒为了“老把兄”的面子，最后还是答应了，并配给护军武器人马，从速征收。当时李耀庭已是声势显赫，众望所归，又有人私下传言，说是李与马麒是结拜的“乾弟兄”，所以行止之间，一呼百诺，威福日甚。贫苦牧区为之顶礼膜拜，并一律称之为：“李老爷”。而李耀庭之名，反而少有人知，青海之人亦均以“李老爷”为名，而无直呼其名者。李耀庭在牧区征收草头税，必先与王公千百户及富商大户聚会协商，讨价还价，并非——按牲畜头数清缴，所以多少之间悬殊甚大，牧民头人为了减少麻烦，对李耀庭恭维毕至，优礼有加，赠馈丰盛，此亦李耀庭发财之又一来源。当年因牧民丰收，税金收缴在实际上困难甚

少，所以在海南、海东、海西之税行将清结之时，总额已超过二十万元，估计海北及彻底清理，则尚有十多万元可收，但李耀庭在缴纳现金时，又向马麒哭穷，遂又少缴了二万元，上缴十八万元，由此可见仅这一年的草头税承包中，李耀庭就收入十二万元左右，其它馈送贿赂尚不在内。

在当过粮茶局长之后，马麒示意李耀庭将湟源武库中旧藏破枪烂刀之类，予以销毁，李耀庭福至心灵，却派他的心腹何进奎，暗中造成土枪，而扬言于人，却说是“销毁”，结果在短期间造成土枪一百二十枝，以每枝白洋二十五元私售于人，其款饱入私囊。以此法敛钱之事，多不可举。

五：广设商号、扩大经营。

李耀庭私人设立的商号，不论西宁、湟源、均名之为“德兴成”，湟源由长子李增芳（字香洲）为经理，兼理西藏贸易，西宁商号由山西商人唐古亭、宋贤斋先后充任经理，李耀庭以东家身份控制指挥，天津赤峰岛对外趸发皮毛角骨生意，由次子李均兰（字香圃）任经理。（据传此行生意与李耀庭无关），李耀庭一生收入，在青海商界是举足轻重的，有“李百万”之号，但其实际数字，并不如此，在一九四九年青海解放的前数年，因马麒已故，李耀庭在政治上失势，加以年纪已老，儿女

成人，所以有心赋闲，退居林下，据当时工商界人士谈，西宁德兴成商号结束时，由其经理宋贤斋负责移交，接管人为李耀庭第三子李增萌（字仁轩），李增萌承认结交时宋贤斋给他黄金四百两，长子次子各得一百两，都交给了，李增萌也拿了一百两，四子李增华（又叫四麻子）不长流，先给了四十两，其余存在李增萌手中，如何下落，不得而知，另外货物铺面折白洋约计十三万元。遼源的德兴成商号在民国十八年焚毁于“马付英变乱”，货物房屋，化为灰烬，但地窖内所有金银，毫无损伤，约计白洋十万元。所以估计李耀庭全产财产约在四十万元白洋之间。除金银宝珠货物之外，其余之财产，大半购置土地房屋，数量虽大，但所谓“李百万”者，实系溢美之词。及于天津的出口贸易，既没有他的资本，也未经他管理，纯系资本家李增兰白手起家，不宜亦在李耀庭财产之内。

另外，尚有一说，在同治初年河湟兵乱，回汉仇杀，后官军围歼回民之时，部分回民事前逃避，当时湟源城南有一家豪富回民兄弟二人，曰沙千里、沙万里，变乱前迁至新疆，后转土耳其定居，其房屋财物，均被官军焚毁抢劫一空，仅留房基，地址约七八亩，长期废置，无人过问，变乱平息后，

清政府派人清理财产，将逃往他乡回民财产土地，列为“叛产”拍卖，李耀庭通过官府书吏王藕爷（绰号的巴尔王爷），以廉价将沙千里兄弟屋址买下（今湟源城南木器厂地点），后在开挖地槽修房时，挖出窖藏黄金白银各两缸，从此李耀庭以飞来横财才敢结交官府，甚至支持吴佩孚、冯玉祥、马麒等重要人物进行战争成为青海富豪之一，但事无佐证，只好留作参考。

李耀庭生平，似无作官为宦之情，只不过当了县一级粮茶局长，此外在马麒主持青海省政时，冒充蒙藏少数民族，当过几年顾问，有薪无权。还当过湟源商会、凉会会长，也无关大局，但其影响，至深且远，非等闲可比。

六：处心积虑、建立私人武装。

李耀庭生长于刀兵战火之时，亲眼经见掌握兵马之重要，要想发财致富而又确保无虞，则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可缺的，若无军队保护，任凭你财高北斗，米烂陈仓，也是聚砂成塔终久倒塌，这一点使他有切肤之感，所以艰难玉成，昼夜欲厕身于军阀之间，虽供出血本，四处奔走，亦所不惜。在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时，李耀庭羽毛稍丰，即乘马麒军费拮据之时，通过马麒说客朱绣（湟源人），给冯玉祥帮助兵马二百四十八名正，与杨虎斌等以解西安之围，此兵纯属招募，

~10~

并由李耀庭出人出马，兵马从湟源教师、学生、农民中招集，旋即奉命交给宁夏马鸿逵指挥入陕，马鸿逵进陕后，将其部属扩编为十五军，李耀庭所募的二百四十八人扩充为一个骑兵团，团长由李耀庭推荐个人的三子李增萌担任，从此李家有了一个团长，有了一个团的武装力量，声势与以前迥异，人们的称谢，也将李增萌三少爷改为“李三团”了。

这时，蒋介石、冯玉祥正在郑州会议，将冯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马鸿逵部改为第二集团军，马鸿逵任副指挥、正指挥为孙良诚，李增萌仍任团长，属马鸿逵，后即北伐，直到天津杨柳青一带，李增萌的一团人马，以后又转战于山东北部，湖南边境地区及洛阳的黑石关。中原大战结束后，马鸿逵留山东，李增萌却被升为副旅长，一九三三年马鸿逵升任宁夏主席，蒋介石强令马鸿逵留一个师驻防河南，河南主席刘峙使命李增萌骑兵团留驻，不久，将该师改编，李增萌团的军官，悉数更换，一部分人卷奔宁夏，一部分人开小差回家，这次李耀庭偷鸡不着，反蚀了一把米，李增萌的副旅长无事可干，也只好只身返回青海老家。据说马鸿逵因李耀庭供出人与协助，曾给了四万白洋答谢，但如何应付，无人知道。

还据说有一次马鸿逵企图通过李增朗、向李耀庭要战马两千匹，准备扩编一个骑兵师，李增朗以事关重大，未敢答应，反以婉言谢绝，后来李增朗退位回家时，言及此事，李耀庭却大为惋惜，认为两千匹马才值多少钱，要是我给他两千匹马，他起码也得给你一个师长当当，年轻人嘛，就是不会办事，由此可见李耀庭掌握兵权独当一面之欲，绝非一个团所能满足。

七：组织民团、

一九三五年七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曾在同、甘、青边界的阿木朗河及桑科一带、摧毁了川北麦仓司令杨俊孔部和唐隆古寨所属民团，进军青海南境果洛所属班马（唐来赞），并一举占领白玉寺，马步芳闻之心惊，蒋介石亦严令马步芳堵击，绝不让红军突围北上，但马步芳实力不足，怕其消耗，乃抵请中央就地征兵，乘机扩大势力，蒋介石为了坚持反共，允其所请，遂在青海全省，进行征兵，李耀庭闻风而动，积极支持，并亲自参与，不惜血本，在短期内即征到人马五百，再次保荐三子李增朗任团长，迅速出发，随同马步芳骑兵第一、二团，进驻果洛南境拉加寺，当时红军改变战略，放弃由青海北上意图，而向甘肃强渡黄河，沿河西走廊西北方向进击，所以未经交战，即消除了青海南境的威胁，李增朗所

部五百人马，遂即撤返湟源，遣散回家。此次招军只属民团乡勇，无正式番号，而又在短期内奉命遣散，李耀庭空劳往返，费用多出自湟源商会，而李耀庭之雄心，却再次落空。

一九三六年十月，北上红军，在甘肃靖远强渡黄河成功，矛头直指河西走廊，蒋马集团又陷于惶惶不安之中，马步芳提出“保卫桑梓，安定西北”的口号，再次进行征兵，李耀庭奉命唯谨，立刻行动，在年前征集的五百人马基础上，再增加三百人马，总数为八百；编制为一个骑兵团，下设四个营，迅速出发，配合马步芳骑兵，巡邏拉加寺、卡街寺等处，同年九月返西宁乐家湾休整，中秋节后，又开赴甘肃，在景泰以北的一条山地区，与红军发生战斗，战况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以后稍有接触，到达高台一隅时，除杀伤红军突围西出玉门外，其余均被围缴械，后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二次合作，停止了内战，李增明的八百民团又返回西宁，被遣散回家。一九三七年七七事件发生，蒋介石命令马步芳派出一个骑兵师东征抗日，马步芳当即组织成一师人马，正式番号为陆军骑兵暂编第一师，师长为原海南警备师中将师长马彪，下设三个旅。李耀庭的儿子李增明的团，又恢复建制，编制为骑兵第一师第二旅第三团，当即开拔参加抗日。

八：为西藏边界奔走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英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混乱之机，要求中国北洋政府同意非法的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中英藏三方西拉姆会议草案，妄图把“西藏、西康以及昆仑以南，当拉岭以北，包括青海玉树果洛在内的广大地区，称为外藏，‘迫使北洋政府承认其独立。’”昆仑以北的青海地区，新疆南部，四川北部称为内藏“迫使北洋政府准其自治”，于是全国上下，舆论大哗，一致抗议，马麒首先明陈利害，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北洋执政段祺瑞，指示并通过甘督张广建组织甘肃政务代表团，以甘督军咨议李业青（字仲连），参军朱绣，红教总教长古浪仓等进抵拉萨，与达赖、班禅及三大寺头领反复协商，取得成功，（一）中藏方面，不在西拉姆会议纪录上签字。（二）班禅达赖均表示内向，并给北洋政府以汉藏合璧文书。表示“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诚心拥护中央”。（三）藏方派专员驻京，北洋政府亦派雍和官喇嘛赴藏慰问。在这次重大交涉之事件中，李耀庭奉马麒之命，曾数次往返于青藏之间，当时青藏上层政治人民，在地界问题上，摩擦冲突之处，年有数起，所以李仲连等赴藏谈判，藏方多有拒拦之意，此时马麒一再秘

令李耀庭，会同蒙藏活佛喇嘛王公前往西藏朝拜并利用湟源藏商马璧安、车笏臣、谢子华赴藏贸易之际，多次携带馈赠礼物，赴扎什伦布寺及布达拉宫，晋谒九世班禅及十三世达赖，婉言疏通，打开关节，谈判代表始得入藏，一九二〇年政务代表团归来之后，李耀庭又曾赴藏朝见班禅达赖，以资联络，遂使马麒与藏方紧张关系，日益缓和，以后九世班禅曲结尼玛与十三世达赖土登尖错失和，一九二三年十月班禅离藏赴京，马麒又派省心腹李乃芬偕同李耀庭带兵一排急赴敦煌迎接，拟留班禅在塔尔寺驻锡，为他日插手藏务的伏线，但甘督陆洪涛从中阻挠，以北洋政府命令班禅直达北京为藉口，使班禅直往北京瀛台居住，但此期间，马麒与班禅之间，信使往还，音问时通，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二月十七日达赖圆寂，民国二十四年（1935）李耀庭等又赴京转旋，请班禅由南京飞抵西宁，驻锡塔尔寺，当时前后藏派代表三百余人，迎候班禅进藏，主持政教，不幸班禅圆寂于玉树。又于一九三八年派青海省府马元海率军护送灵童十四世达赖拉木登珠进藏。这些重要环节中，都有李耀庭从中活动宣传的蛛丝马迹。其作用不亚于青海代表。

九：慷慨解囊，捐资兴学。

李耀庭一生聚敛数十万白洋，自然是燕口夺泥，针尖削铁而来，但平心而论，在濠源亦办了一些有益的事。一九一八年，在濠源县长陈泽清倡议下，为开发民智，培育人材，拟建立新式小学一处，当即由濠源绅士富商朱绣，杨治平和李耀庭的大力协助，捐输巨资，动员全县商民富有之家，竭力扶持，从一九一九年动工至一九二〇年，在前清副将协台衙门旧址，建立起一座规模壮观，措置适当，设备齐全的小学校一座，教室宿舍，布置得宜，曲径迴廊，自然成趣，共教室七座，房屋30余间，占地24144方尺，每年且有费用1、896元，教育局、孔子庙、大操场等建筑，可供学生六百余人食宿学习运动之用。斯役中，凡人工之聚集，材料之运输，李耀庭独多出力。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以一名商人，能关心培养人材，办立学校，民国六年（1917）即修建第一高等小学时，已捐纹银八百两，在一九二六年李耀庭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又在朱绣等人的鼓动下，慨然应诺捐输白银一万两，（约合白洋一万四千元），作为故里教育基金，并即刻以轿车将元宝送到教育局办公室（即现今一完校外东院北房），朱绣等当即邀请濠源所有头面人物及富商宦门，到教育局办公室，